

劉 思 妘

高雄人，二〇〇〇年生，就讀中山工商觀光事業科一年級，曾獲得第六屆阿公店溪文學獎優選。



針 扎 · 掙 扎

「五十八號！」護士從診斷室探出頭，高聲叫道。在高醫的診間外等了一個晚上，母親聽見，趕緊放下手邊的報紙，拉著我和哥哥走去。

「醫生，請問上次的報告結果怎麼樣？」母親問。

「嗯……哥哥目前的骨齡是十二歲，所以還有兩年。現在他身高多少？好，我們現在量量看。來，哥哥，背部挺直，下巴縮進去一點……」

哥哥靠在貼有量尺的牆上：護士拉下橫板，直至碰到哥哥的頭頂。隨即他彎起身子，眯著眼睛尋找橫板在細密的刻度中所對應上的數字。

「一百五十點五公分。」護士說。

「一百五十點五公分呀！看一下前兩個月的身高。」醫生轉回電腦前。「一百五十四公分，進步了零點一公分。」

「醫生，這樣他是不是長得不够多呢？他之前有幾次也沒什麼長。」

「嗯！依前面幾次結果來看是有點少，不過妳不用太擔心，本來有時候就是不太長的。只是生長激素要繼續打，兩個月後照樣來複診。記得要早點睡和多運動，加油喔！好，差不多是這樣，那待會兒一樣，去樓下照一張X光……」

一群互相推擠的國中男生，在活潑吵鬧的聊天聲和笑聲中擠進了健康中心。「哈！這學期我比你高了。」

「哇！我長了十公分耶！」

「阿寬一百八十公分了！真的好囂張……」

測量身高的過程中，同學們一如往常此起彼落地討論自己和別人的「戰績」。對大部分的同學來說，測量身高是一件興奮的事，就像看見自己的成長活生生地體現。對國中生來說，學期的開始應該都是浸滿成長的愉悅喜樂吧！

那麼哥哥呢？我想起哥哥。

我彷彿看見哥哥瘦削的身子無聲地隱沒於國中生的歡笑中。

那天，哥哥有點惶恐地呆坐在床上，看著母親一邊閱讀說明書，一邊把藥劑和針頭置入手中的筆針。待全部安裝完成，母親托住哥哥的左手臂，「啪」一聲，我聽見筆針內部彈簧迅速彈開的聲音；過了一會兒，媽媽把針抽離，我看見哥哥蒼白纖細的肌膚上，暈開一個泛出血絲的細小的孔；隨即母親用酒精棉片輕輕壓住。隱隱約約，我仍可看見血交錯地穿越棉片的纖維；我想像注入哥哥手臂靜脈的生長激素，如何在他的血管中洶湧前進，然後催促歲月趕緊在體內動工。從此之後，每天睡前母親都為哥哥注射生長激素；每次打的部位不同，有時手臂，有時臀部，有時大腿，但是酒精棉片上永遠染上一小灘血。

這一小灘血，也把母親的眼眶染紅。

父母總是盼望自己的孩子快樂健康地成長。每晚，我便瞧見母親偷偷為哥哥多盛一點飯；吃飯對哥哥來說似乎是很辛苦的事。食量已小，嘴巴不停嚼不停地嚼，卻彷彿永遠都吞嚥不完；哥哥長不高，抓到的是瓶瓶罐罐的鈣片維他命，抓到的是因課業愈趨繁

重而挑燈苦讀的夜。抓到的是那量尺上，短得像天一般高的距離。

媽媽為哥哥注射的這一針，彷彿再也沒有抽出來過，烙印在哥哥嬌弱瘦小的體內；而要不要扎針，這樣的掙扎卻始終不斷重複上演著。

哥哥是不是亦在塔底踟躕掙扎呢？哥哥是不是正吃力地往上跳？青春的旗幟在塔尖飄揚。對哥哥來說，是不是展開成一紙斷線的風箏。展開成一個遲來的、未竟的夢？突然，我以為夢也有了度量有了距離。那本該無邊無盡的夢。被拿起一把尺測量後，就斷翅了：從蔚藍的天空開始往下墜。像哥哥的血，像母親的一滴淚，不停地往下墜落。最後，像一根筆針般。沉甸甸地扎在紀錄紙上。

沉甸甸地，扎在哥哥，在母親，在我們家的日子中，為此不斷掙扎。

評審評語

作者寫媽媽每天為哥哥打「生長激素」針劑，以求增高，全家人陷入的心理掙扎。當然，作者無法知道主角「哥哥」或者其他家人的心理狀況，但她以觀察者之眼，在醫院、在學校、在家裡三個現場，像攝影機一樣，以表象的捕捉，反映內在黑暗的角色。（心岱）

得獎感言

很榮幸可以得獎，感謝師長對我的教導與評審老師對我的肯定。